



鼠女丛

文化心理批评

崔志远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化心理批评

崔志远 著



498708

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



d4987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心理批评/崔志远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6

(鼯鼠文丛)

ISBN 7-5034-1157-0

I. 文… II. 崔… III. 文艺批评—文集 IV. 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9727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河北省平山县印刷厂

装 订:河北省平山县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375 字数:270 千字

印 数:1000 册 插页:

版 次: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 元(总定价 16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印刷厂负责退换。

序一

郑恩波

1989年夏末，我到了久已向往、风景如画的白洋淀，参加我敬仰、崇拜了大半辈子的一代宗师孙犁及其作品的研讨会。与会代表中，除从维熙、房树民两位“荷花淀”名家是早已相识的朋友外，其他人的面孔大都很陌生，尽管他们的名字我老早就铭记于心。地鲜人生，很不自在，开会游览，甚至饮茶就餐，都觉得不大开心，因为我从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郑先生，在报刊上我读到不少你写的评论刘绍棠的文章。那富有才华和激情的文笔，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在乘船游览淀塘、从“水泊梁山宫”走出来时，一位浓眉朗目、满脸和气的的小伙子，诚笃地与我搭起话来。沉默了一天半的我，突然遇上这么一位憨厚、善谈、热情的朋友，不禁喜上眉梢。

小伙子是那么年轻，富有朝气。我说他是四十尚不足、三十颇有余。他淡淡一笑，摇头说：“哪里能找回那个好时候哟！我是五十尚未到，四十早挂零喽！”我们海阔天空地又聊了一阵子，知道他叫崔志远，在石家庄师专工作，也属于被“文革”误了青春年华的一代，当时已43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几个好友惨淡经营《太行学刊》。他特别向我约稿，说无论是关于东欧文学的专稿，还是关于乡土文学的评论，他们的刊物都一律欢

迎,并且希望尽快把稿子寄给他。

当今的中国,嫌贫爱富者越来越多,文坛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年来,有几个文坛要人瞧得起乡土文学和乡土作家?又有哪个大权在握的出版家能给东欧文学留下一点生存领地?出身河北晋州农家的志远,却为这两个被人瞧不起的领域掏出了一颗可贵的关爱之心,这不能不使我对他产生一种特殊的好感和敬意。一个人对某一问题、某种现象的看法,常形成定势,我也一样,此时又像看待其他一些被“文革”毁掉了青春的人那样,隐隐约约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志远对我的关照,莫非只是一种被剥夺了读书机会有青年所具有的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然而,从白洋淀归来不久,他寄给我的一本不算太厚却相当有分量的论文集《当代文学审美潮》,把我心中闪现过的那一念头彻底粉碎了。那一篇篇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立论精当、说理透彻的文章,使我眼前豁然一亮,分明看到一位造诣颇深、前途无量的文论家,带着乡野的仆仆风尘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挺着健美自豪的胸膛,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文坛走来。

不久,作为访问学者,志远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拜孙犁研究专家郭志刚为师,潜心研究起乡土文学和地缘文化来。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交往日渐密切,经我引荐,他拜会、结识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在绍棠的指点和启发下,志远的思路迅速拓展,眼界也比以前开阔多了。

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我却不以为然。就拿我本人来说吧,几十年来,与同行的关系一向是友好的、融洽的,比如与志远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关系,就足以证明我在这里不是王婆卖瓜。他搞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研究,我为他助兴,敲边鼓,千方百计为他打开场子,推荐他正式加入绍棠指挥的乡土文学合唱队,并且很快当上了主力队员。我出版刘绍棠研究文集《大运

河之子刘绍棠》、专著《刘绍棠传》、散文选《望儿山·多瑙河·紫禁城》，志远为我击节叫好，连写《塑一株挺拔的文坛劲松》、《深沉的思考，澎湃的激情》、《豪放·奇幻·繁复》三篇很有见地的书评，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起颇有气派的宣传攻势，竭尽全力为我广而告之。志远推出两部乡土文学和刘绍棠研究力作《运河文学体系论》、《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我欣喜若狂，爱不释手，连写长信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在报刊上满怀激情地评价两部专著宝贵的学术价值，还选出其中最精彩的章节，为我编选的《刘绍棠和运河乡土文学》一书添彩增辉。我们俩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志远理论素养甚高，长于步步推进的理性分析；我则富有激情，笔下常能激起感情的波澜。就这样，十多年来，我们二人志同道合，扬自己所长，避自己所短，心照不宣地分工合作，从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对乡土文学和刘绍棠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而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这一卓有成效的合作中，我们的友谊也与日俱增。志远邀我去石家庄讲学，而且食宿在他家里；他到北京，我也常约他一起与绍棠团聚，共商乡土文学大计。我精心收藏的一大批与绍棠在一起的照片中，就有一张我和志远与绍棠及其可爱的小孙子雨丝在一起的合影，那是我们珍贵友谊的历史写照。

“无友不如己”，绍棠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前面已经说过，志远有厚实的理论功底，他又勤奋，这些年来著述颇丰。不妨展示一下他的学术档案：共有学术著作 15 部。其中，个人学术专著有《毛泽东艺术创作论》、《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新时期乡土小说论》、《运河文学体系论》、《当代文学审美潮》，主编高校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书法艺术通论》、《书法技巧与欣赏》、《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丛书》（含《教师口语》、《书写技法》和

《课堂教学与班级管理》三种),参加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书法教程》、《美育学教程》、《美学导引》、《河北省高校学报》等。《毛泽东艺术创作论》获河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获河北省第八届文艺振兴奖,《当代文学审美潮》获得华北区第一届文艺理论专著一等奖、河北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专著二等奖,《运河文学体系论》获华北区第二届文艺理论专著一等奖、河北省第四届文艺理论“金鹿”奖等。另外,还有近百篇论文和评论。在这篇短文里,我不可能对如此众多的获奖佳作逐一评价,但我想,用“视野开阔,见解精辟”八个字来概括,是不为过的。且不说他从文化学和文艺心理学角度,对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体系和全国乡土文学的概貌,梳理、概括得多么全面,论述得多么周密,读起来又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也不说在《毛泽东艺术创作论》中,展示出他对诗词和书法艺术有着怎样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感受力;就说摆在你面前的这部《文化心理批评》吧,也足以昭示他驾驭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功力,以及作为文论家的气度和深度。请看,他面对现实理论和批评的发展状况提出的理论追求:“视野的开阔性”,“思想的主导性”,“批评视角的独特性”。这三性,就是许多文论者至少是我概括不出来的。

我想重提一下《毛泽东艺术创作论》一书的特殊意义。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人物,也是这个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的人格,丰富多彩,光彩照人。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他‘携来百侣曾游’,‘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敢主沉浮,敢遏飞舟,‘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尚打伞’,敢作敢为,敢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面向邪恶,一往直前;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胸中有百万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较之他的对手,占尽上风;作为伟

大的理论家,他独辟蹊径,超越前人;作为伟大的诗人,无论诗坛李杜,词苑苏辛,‘未有此奇雄’;作为伟大的书法家,‘毛泽东冠古今’;他还是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比兴隐喻,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人遐思。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的魅力,使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光彩夺目,照耀全球。正如美国作家R·特里尔评价的:‘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他是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化身,集文人与士兵、农民与领袖、志士与哲人于一体。毛泽东的天赋、秉性、气质、风度,是那样豪迈、独特、伟岸、洒脱,真是前无古人,后罕来者。”^①

这两段话讲得是何等之好,何等之深刻啊!他表达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心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捍卫、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是关系到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大事。然而,这些年来,在好端端的中华大地上,竟然刮起了一股否定、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邪风,甚至出现了一些借此获取名利、扬名天下的败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崔志远,以他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对这一切进行着认真而深入的思考,满怀着晚生后辈对一代伟人的无限崇敬之情,写下了这部学术价值很高的《毛泽东艺术创作论》,从毛泽东的艺术创作理论,书法、诗词创作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美学品格诸方面,塑造了作为艺术家的毛泽东这位20世纪伟人的独特形象。这一成果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文艺研

^①见周奎书为戴木才《毛泽东人格》写的序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十余家报刊纷纷评介,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可以说,这一成果为捍卫、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人格精神做出独到的贡献。社会和文坛是不会忘记志远这一劳绩的。

对政情、世情看法的一致,对文学事业的共同追求和探索,使我对志远的感情逐渐由亲近转为尊敬,志远很谦虚,虽然他比我只小七岁,但他一向称我为老师。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把它当作探讨学术的挚友,在许多方面,他可做我的老师。因此,凡是与刘绍棠以及刘绍棠研究有关的事情和活动,作为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我总是要邀请他作为外省市学者和专家的唯一代表参加。

1995年,志远调入河北师范学院,后合并为河北师范大学,这里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学术天地,他参与了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项目“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独立承担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新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主持了河北社科规划课题“河北当代文学的地缘文化特征”、“河北新文学大系”等。完成课题和学术专著之余,他还撰写了大量文艺理论和评论文章,《文化心理批评》便是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主要论文的结集。这部文集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理论与思潮研究,作家与艺术家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品研究,所涉文学艺术门类又包括书法、小说、散文和理论、评论等。然而,这部著作的视角又相对集中,运用的主要是文化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武器。散而不乱,杂而能聚,多样而集中,丰富而严谨,是它的鲜明特征。

凡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和艺术修养的为文者,写一点评论文章,总是做得到的。但要写得恰到好处、中肯到位,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本领。令人心折、钦佩的是,志远能从文化学和文

艺心理学的新角度,把许多重要的问题阐发得格外明晰透彻。说到此处,我不能不专门提及他为拙著写的三篇评论文章。说实话,这些年来,评论我的作品的文章不算少,但真正把话说到点子上、让我心悦诚服的文章,还是志远这本书中的三篇。比如,在《深沉的思考,澎湃的激情——评郑恩波的〈刘绍棠传〉》中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作为家乡山水哺育出的‘地之子’,他们都有深深的恋土怀乡情结。这一心理特征,既成就了绍棠的乡土文学创作,又成就了恩波的刘绍棠研究。”还说:“恩波先生和绍棠先生的心灵契合,还在于他们有着相近的气质和性格。”这些一语中的的文字,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令人咂嘴称是。我常对亲朋好友感慨道:“知我者,志远也,人生有一知己,足矣!”

志远正值盛年,辛勤的劳作已给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我深信,他今生事业更大的辉煌,还在后头。不久前,他写信告诉我,目前他正撰写一部研究河北省当代文学的专著,我热切地期待着这部必将为燕赵文化大增光彩的新著早日问世!

学识浅薄、又输文采的我,本不具备为他人写序的资格,特别是不敢、也无本事为志远这样修养和才气都相当高的教授写序。敦于友情,硬是力不从心地提起笔来,这就不能不叫我抓耳挠腮,满面汗颜。正因为这样,这篇虽有热情却缺乏理性的文字,也就很难起到一篇序应当起到的作用,这一点是要请志远多多理解和谅解的。

2000年腊月—2001年正月

北京——广州

序二

张俊才

在我认识的学界朋友中，崔志远先生的勤奋是大家交口称赞的。自1990年以来，他不仅撰写了《毛泽东艺术创作论》、《运河文学体系论》、《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三部专著，不仅主编了《书法艺术通论》、《书法技巧与欣赏》、《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等教材，不仅主持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河北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不仅正在承担着一项国家级社科研究课题，而且又推出了自己的第二本论文集《文化心理批评》（第一本题名为《当代文学审美潮》，虽也在90年代出版，但集中所收皆80年代之作）。如此的快捷和多产，真不知志远这位面目白皙、体态微胖、办事沉稳、举止安祥的仁兄是怎样从“格子”中“爬”出来的——最近几年他用上了电脑，可那双并不纤细灵巧的手，敲起键盘来恐怕也不是很快吧？

当然，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单有勤奋是靠不住的。记得“文化大革命”那年月，为了“大干快上”举国上下常常被强迫过“革命化的春节”——连大年初一都不休息，总该算是“勤奋”了吧？然而结果却你知我知：国民经济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志远兄“爬格子”不仅“爬”得快，“爬”得多，而且“爬”出来的成果大多都新颖，别致，厚重，扎实，够品位，上档次。这决非我为朋友

作无聊的捧场,他的《毛泽东艺术创作论》早在1994年就荣获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他的《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也在2000年荣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显然,志远兄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我想此中原因绝非“勤奋”二字所能道尽。

志远兄治学有两个特点是我常常自叹弗如的。其一是他善于选择一些别人不大注意但却是颇有意义的课题。即如对毛泽东的文学研究,有多少学者都感叹毛泽东诗词那博大精深的思想蕴含和雄浑豪放的艺术风范已被前人开掘殆尽,今人在这个领域已难再有作为。然而志远兄却自出机杼地将毛泽东的艺术创作理论和实践(诗词+书法)看成一个有机体系,在《毛泽东艺术创作论》一书中对其内在联系和内部规律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示了毛泽东的艺术创作心理,阐发了毛泽东艺术的美学品格,这就在毛泽东的文学研究中拓展出一块新的天地。再如对新时期的小说研究,这是整个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也许由于新时期小说流变的速率太快,许多学者都把自己的全部激情和才华倾注在对不断翻新的小说潮流的命名和评判上,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到中间的“新写实小说”再到后来的“女性写作”、“私人化写作”……,大家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然而,志远兄却独辟蹊径地把目光投向不被人们关注的乡土小说,在《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一书中对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要作家、乡土小说艺术形象的流变、乡土小说的地缘文化风貌等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这同样在新时期小说的研究中拓展出一块新的天地。其二是他勤于吸收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志远兄和我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由于年龄以及所受的教育关系,我们这一茬人在治学中虽然也坚决摒弃从属论、工具论等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讲仍都比较执著于传统的历史/美学的批评方法。但志

远兄给我的印象是决不拘守一法而作茧自缚,他常常在自己的研究中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例如,他的《毛泽东艺术创作论》一书就吸收了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一书就使用了文艺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收入这本论文集中的《刘震云小说的复调解读》、《〈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个性〉的个性》,是两篇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的书评,评论的对象是两位实力派年轻学者的专著,读读这两篇书评,当会发现志远兄对叙事学、存在主义也毫不陌生。我想,志远兄的主要研究成果之所以都具有较高的水准,都在学界引起一些反响,这肯定和他勤于吸收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的。

志远兄的这本论文集共收文章近40篇,其中约半数都可以看作是写作《毛泽东艺术创作论》和《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的余思(或同思)。也许正因为前者吸收了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后者使用了文艺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志远兄才把这部论文集定名为《文化心理批评》。如果我的推测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我以为这本论文集尽管书名多少有些模糊(它容易使人以为这是一本带有交叉学科性质的批评学专著),但又是可以和志远兄那两部先后获奖的大作互读的。即便是有的读者找不到志远兄的那两部大作,也大体可以通过这部文集了解到志远兄的基本思路、主要思想和一些相当精彩的见解。自然,书中的另半数文章,或者怀人,或者衡文,严格说来,都不一定与“文化心理批评”搭界。但它们却记录下志远兄十余年来学术生涯另一个侧面,记录下他北上京师求学的谦虚和艰辛,记录下他对文坛师友的真诚和友善。约而言之,这部论文集,在作者,可以借此记录下自己以往的足迹,以作继续前行中温馨的回忆和反思;在读者,可以据此和作者进行思想的对话,并了解作者的学行。总之是于己于人,两皆有利。因此我谨掬诚祝贺它的出版,并期盼志

远兄的学术研究在 21 世纪能迈上更新的台阶!

写到这里,忽然觉得还得给志远兄提点“批评性的意见”,其实这也是他嘱我写序时最恳切的要求了。遗憾的是这本书不是一部专著而是一本论文集,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而哪一方面仅凭一两篇文章都难以充分展开。因此,我无法就志远兄对某一课题的研究是否深入、是否到位、是否留有缺憾提出自己的浅见。但我与志远兄毕竟相处日久,多少也会有些想法:我觉得志远兄治学视野开阔但兴趣似乎过宽,勇于吸纳新潮但新旧方法之间有时似乎不谐。如果说后一点是任何人都难以完全避免的“暂时现象”,那么前一点则是自己可以防止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做,更不可能样样事都做得十分好。因此,我想提醒志远兄的是:视野宜宽但兴趣宜专,不知志远兄以为然否?

2001 年 6 月 7 日

于河北师大寓所止斋

《鼯鼠文丛》序

鼯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鼯形鼠，释曰：“旧大陆几种与众不同类型的穴居啮齿动物的统称。其中有的属鼯鼠科，有的属滨鼠科。鼯鼠科的鼯形鼠有1属，3种。分布于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以及小亚细亚……滨鼠科有5属，约20种。栖息于非洲许多地区的平原和荒漠。……袋狸鼠和印度地鼠有时也称为鼯形鼠；鼯形鼠一名也适用于鼯鼠属（5个种）和非洲鼯形鼠属（14个种）的种。鼯鼠属属仓鼠科，分布亚洲。”鼯鼠种属之多，分布之广，见其旺盛的生命力。这又与它的性情有关。《辞源》释“鼯鼠”曰：“兽名，即鼯鼠。……形似鼠，常居土中，不见日光，故丧失视觉，前肢畸形发展。”《尔雅·释兽》：“鼯鼠。”注曰：“地中行者。”即使视觉丧失也要顽强地挖掘，耕耘，成为遍布世界的“地中行者”。不懈的挖掘精神、顽强的生存意志、旺盛的生命活力成为鼯鼠的个性特征。不妨称作“鼯鼠性格”。

鼯鼠性格和人类精神产生着强烈的共鸣。它很早就进入经典作家和理论家的视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写哈姆雷特与好友霍拉旭、军官马西勒斯在守望台上看见父亲的鬼魂，鬼魂悄然向他诉说被谋杀的经过。哈姆雷特不仅没有向随从说出鬼魂所讲内容，还让他们以军人的身份把手按在刀尖上发誓：永不讲出今天见到的事。鬼魂在地下连连高喊；

“宣誓！宣誓！”随从惶恐，哈姆雷特佯狂道：“说得好，老鼯鼠！你能够在地底钻得这么快吗？好一个开路先锋！”表面看，他故作佯狂以防事情泄露，实际上在称赞父亲的老鼯鼠精神，并流露出自己复仇的决心和信心。

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深化了这个典故，他说：“当革命完成后一半准备工作时，欧洲就会跳起来欢呼说：‘老田鼠，挖得好呀！……’”“挖”者，挖旧制度墙角，拆旧制度大厦也。在这里，老田鼠成了革命的象征。他蕴含着战略、策略、智慧、胆识、理想、决心，更有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对此进行了大段摘引。

学术研究何尝不需要这种老田鼠精神！那“板凳宁坐十年冷”的毅力，那“泛舟书海”的开阔眼界，那求真知的苦苦求索，那袒陈己见的胆识，那新见迭出的智慧，非田鼠精神而何？这正是“鼯鼠文丛”的来由。

本“文丛”的作者或在文联部门工作，或在高等学校任教，或在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都是潜心研究而且颇有成就的学者。他们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或潜心于民间文学研究，或致力于文化心理批评，或倾心于女性文学批评，或笔耕于解放区戏剧文学领域……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懈求索，深入开掘。本“文丛”推出的便是他们研究的新成果。我们看了这些新见迭出的书稿，不禁拍案叫道：

“老田鼠，挖得好呀！”

本“文丛”的策划与组织者是石家庄市文联主席袁学骏同志，市文联的同志们又鼎力相助，更有中国文史出版社马威社长全力支持，“文丛”才有幸于今年出版，从而成为 21 世纪的同龄者；但是，作者们的写作却在 20 世纪末，因而具有了新旧世纪之交的意义。世纪之交意味着继往开来，除旧布新，意味着发展、

创新。君不见,我们的祖国正鼓动着新世纪的风帆,“长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文学艺术事业,也必然创造新世纪的辉煌。

文学要发展,理论也要发展。喜见本丛书的作者们,已经拉满长弓,瞄准新的研究目标。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定会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再创独领风骚的新成果。到那时,我们将再次“跳起来欢呼”:

“好一个开路先锋!”

崔志远

2001年5月15日